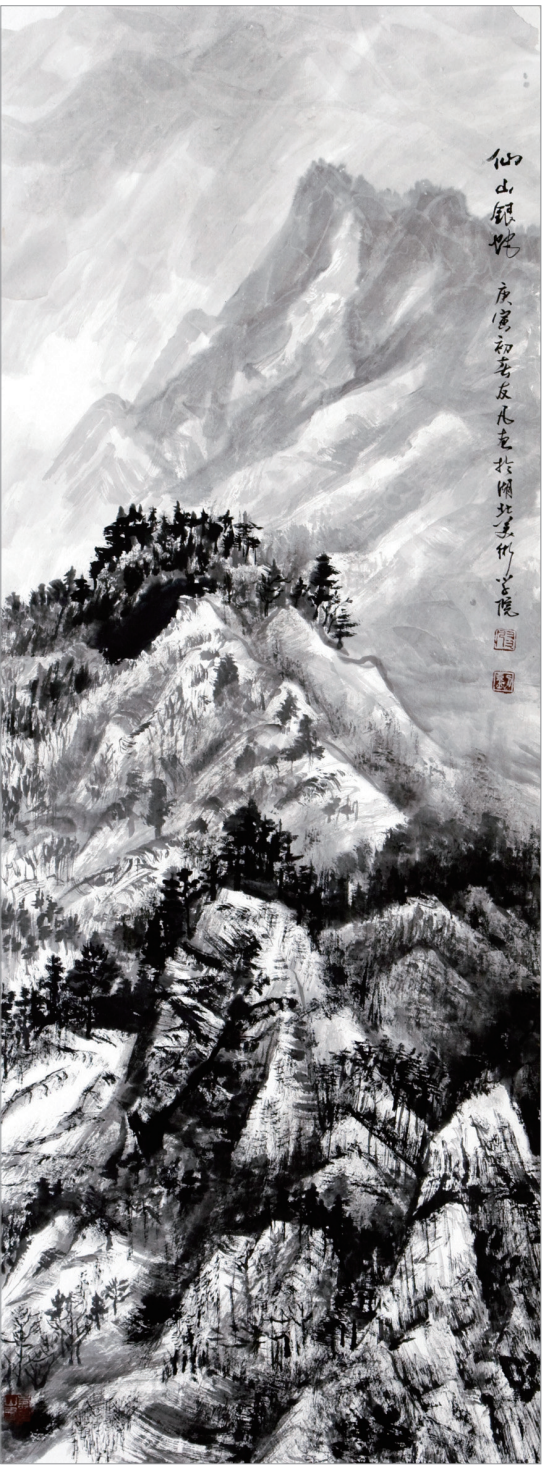




大别金秋图



仙山银蛇

悟道山川

□刘友凡

水墨者,国之鸿宝,世之奇葩。水墨习画,要素有三:师今人,师古人,师造化。

师今人者,研笔法,习墨法,求章法,要在吸纳众美。

师古人者,透元宋,追晋唐,慕朝野,要在源头悟法。

师造化者,写实景,受蒙养,得心源,要在道法自然。

丹青画史,巨匠立宗,寄兴笔墨,假道山川,代不乏人。荆浩隐于太行,画臻怪石古松,凡数万本,“六要”“四势”,历代宗之。范宽卜居太华,饱览云烟阴晴,形诸笔端,山水人物范家笔,画史推崇为第一。董源作稿江南,首创披麻皴法,笼罩后世画风。黄公望皮袋置笔,遇好景,见异树,模写记之,富春山居,独树高标。苦瓜和尚,拜黄山为师,为黄山代言,搜尽奇峰,诗画双绝。山川造化,四时四景,荆山楚水,气象万千。“天开图画”,千古真谛。是故,师今人不若师古人,师古人不若师造化。

画之理,山水之质也;笔之法,山水之势也;墨之趣,山水之变也;艺之道,山水之藏也。立志学艺,贵师造化,数载写生,寒暑不易,受山水之滋,悟山水之道,传山水之神,学有所长,造化之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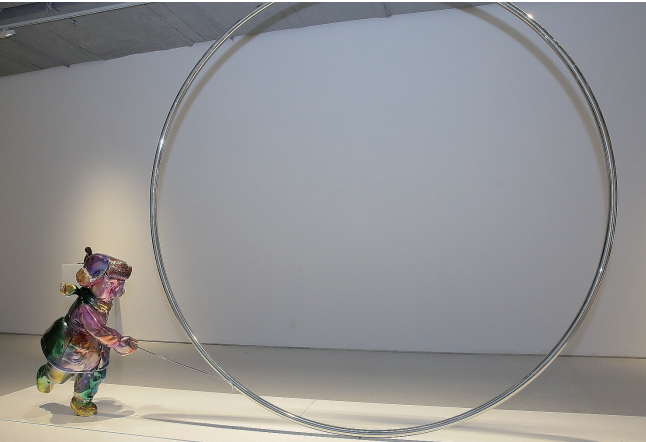
桃园三结义(铜)



最喜小儿无赖(树脂)



世界那么大,我们去看看(瓷)



儿时记忆(综合材料)

王艺2016研究展:

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有机融合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0月29日至11月1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王艺2016研究展”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亮相。展览通过雕塑、壁画、装置、纸本等不同形式的作品,多角度地呈现了艺术家近年来在艺术领域思考和探索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的有机融合。此次展览同时也是北京时代美术馆五棵松新馆开幕展。

王艺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北京时代美术馆馆长,形式语言的多重转化对他而言恰好是一个调动复杂生命体验和文化经验的挑战。多年来深厚的传统文化积累和日常经验并没有成为他艺术语言的断裂点,而是给予他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思考角度,使其不断探索更为广阔的精神维度。此次展览分为“象”、“感”、“简”、“构”、“归”5个部分,这些部分共同构成了王艺思考的核心线索,体现了他对自我精神向度的不断拓展。这些参展作品透过不同的材料和艺术形式,传递出传统文化借助当代艺术形式焕发出的新生力量,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从社会的、历史的、个人的表象介入到三者之间矛盾冲突的逻辑思辨,再到回归自我的一种自在和逍遥,这种精神源头不仅根植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也根植于其文化担当和责任之中。

王艺的壁画巧妙结合了传统和现代元素。中国国家画院“丝绸之路”艺术考察的所见所闻,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没骨”笔法,无不给予其丰富的创作灵感。如《游春图》色彩浓丽明快、丰富而和谐,用线和造型颇具写意人物画特有的谐趣。绘画语言上整合了民间绘画的勾线平涂法和敦煌壁画中的勾勒形式,以连续的图案交叠排拼。纯色之间的相互映照、补色对比形成的张力,使得画面生发出繁茂古朴、新鲜活泼的趣味。《礼乐图》画面中人物纷杂、长袖善舞,虽无面部表情,但身体的姿态呈现出和谐与放松,极具装饰效果。这一系列作品有着浓厚的哲学思辨意味,既有对东方平面化审美传统的含蓄因循,又有作者一贯的诗意化放纵,在其艺术创作中保持着一语言层面的递进关系。

此次参展的雕塑作品包括古代人物和现代人物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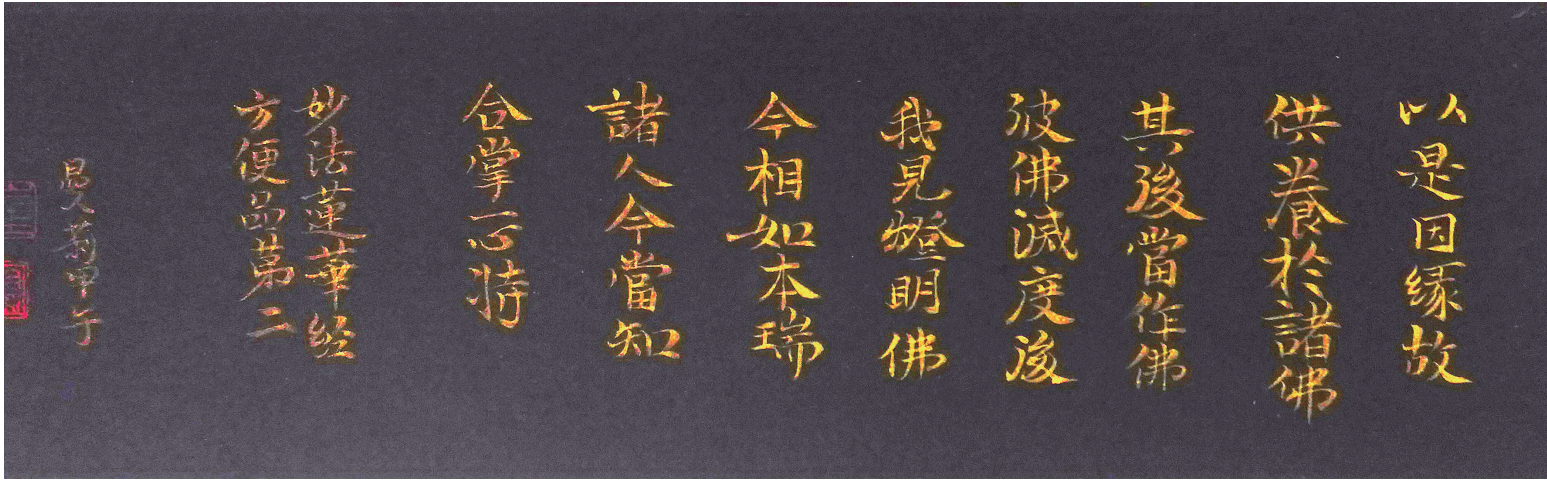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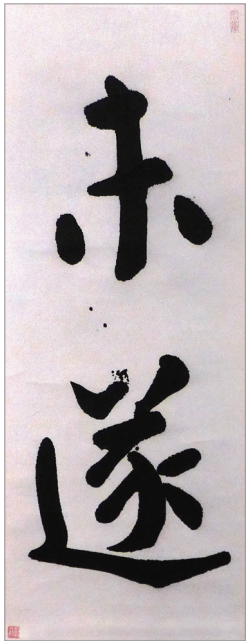


礼乐图(综合材料)

其中古代人物主要以“点绛唇”、“念奴娇”等词牌命名,此外还有“酬酒花间”、“桃园三结义”等。这些姿态各异的人物神情富于传统之美,但也偶有小狡黠、小趣味。现代人物则大多呈现了王艺对当下人性和社会的内在体验。无论中国文人情怀的表达,还是现实人物的日常情境,都体现出艺术家多形态的雕塑语言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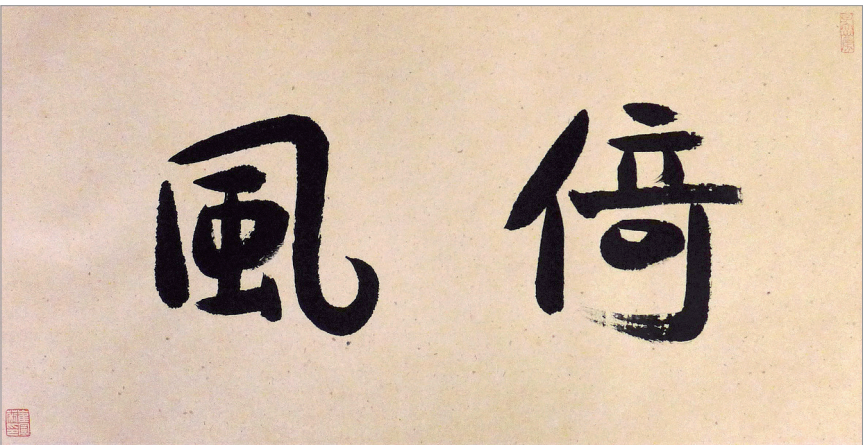
在某种意义上,“王艺2016研究展”已经超越了作品的物质性和感官性,而是将展馆变成一个抽象、模糊而虚拟的场域,充斥着无限诠释的可能。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表示,从王艺的绘画和雕塑中可以感受到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灵渴求,也可以感受到艺术家面对世界、面对人生、面对当下的一种态度。从创作方法上看,王艺全方位的综合呈现,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北京时代美术馆由华熙国际投资集团创办于2008年,长期以来始终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建构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实践。此次开幕的五棵松新馆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流动展线约672米,展馆主体结构由多个不规则空间构成,既呈现出现代与未来的自由形态,又彰显了凝聚与开放的视觉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时代美术馆将通过更加广泛而有活力的展览与公共项目,持续推动和支持人文艺术生态的发展。



格物致自由

□崔曼莉



我4岁时,跟随外公习字。小人儿,拿着毛笔,悬着时,在纸上写一条一条横,再写一条一条竖。亲戚邻里不免围观,我画得越发得意。

慢慢地,这事儿就不好玩了。外公说,笔正则心正。人能每天坚持写字,就

能坚持一切。他们天天逼着我写,不管我是想玩,还是想休息。小孩对家里人总有一怕。我怕老妈,何况她手里还提着一根小木棍。

哭也没有用,老妈铁面,我只有写。

再后来,他们似乎也不在意我到底写得好多,也不大肯配合学校的意思,

让我专心练字,代表学校出去打比赛。他们只在乎我每天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个规定动作。

这哪是一场书法训练,分明是一场道德训练。

言必行、行必果。

我是女人,他们怕我落了浮躁、脆弱,不能刚强。

老妈说,你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又是女儿身,若没有意志能克服自我,依靠自我,将来依傍谁。

老爸说,君子无论兼济天下,还是独养其身,都需要自我管理。

外公说,传统需要继承,现在男女都一样,女孩子也要好好学习。

舅舅说,书法嘛,是天性。心手相通。你要好好保护你的心。

我说,我想玩儿。没有人理。

长此以往,我在心中不免存些怨恨,发愿说,等长大了,天天玩,玩一辈

子。等长大了,就再也不写毛笔字。写钢笔字也没有耐心。经常拿着课堂笔记本问老妈,你看看,我写的这是什么字?

老妈看一眼:“鬼画符。”

上大学后,全家人集体放权。我自由了。老妈问,你自己决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想都没想:“不写字了。”

他们也没过问。我停了笔,开始读自己想读的书,玩自己想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玩得疯狂。经常踏着黎明前的黑暗,站在家门前的巷口,等着吃第一锅炸出的油条。油热了,面下锅,香喷喷的油条捞起。我一边烫得吸气,一边吃得不离嘴。好快乐啊,我一边吃一边想,纯粹的吃喝玩乐,是人生至高境界啊。

这样过了几年,有一天,南京刮大风。这里很少刮大风。整整一个下午,我没有出门,坐在窗前听风声。突然,有一些东西冲进了心里。总不能这样过一辈

子吧。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拿过笔了。我知道自己离书画有些远,但有更近的内容已在心中。那天过后,我辞了职,开始写作。因为经济原因,经历过几次再工作再再辞职,直到经济稳定,终于可以天天在家,玩、读书与写作。

2010年前,外公去世了。2010年后,大舅也去世了。两个持不同书画观念的一对父子,居然先后离我而去。我经常想起小时候,他们坐在我的书桌前,就应该如何教育我辩论不休。我则在心中碎碎念,吵吧吵吧,把今天全部吵完,我就不用练字啦。

如果没有书法,我会多么热爱浮华的事物啊,服装、美食。春天一根绿草,秋天一片残叶,都能让我心情摇曳。我确实浮躁又脆弱,热情又易于退缩。如果没有他们的书法训练。我也不能坚持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小说,再一个字一个字去修改。这其中,我独自走过了高山远水,寂寞与孤独。我还要面对生活,得挣钱吃饭,得活得体面。写作或写字,是在高度抽象中,还原高度具象。而生活,是多么具体,具体到你若软弱,它就能把你变成一个具体的人,具具体体地过日子。

我那时不明白的苦,最终开始成就

一个我。我也终于明白,我不耐烦写钢笔字,不是一种逆反。书法最讲用笔,没有用笔,我懒得去写什么结构。

如今再回来写字,没有人逼迫,也没有人期待。老妈已不再管我,思念外公与大舅时,她自己会去写写画画。写字,真正变成了属于我自己的事。我也确实比一般人贪玩。玩的东西又多。我觉得那些外在的玩乐,滋养出一种具体的快乐。这些具体的快乐,养着我的身体。等空闲时,我磨一点墨、铺平一张纸,拿起笔,把心写静下来,写得通透与安宁。此时,读书或思考,写作或修改,都变得不再那么艰难。于寂寞中有一种丰富,于孤独中,有一种甘甜。

通过书法,理解时间与空间、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理性与感性。理解我自己,理解人生的一个动作。

它不是与文学相通,而是通向一切。

说到底,他们从小对我的训练,不是道德训练,也不是书法训练。他们给了我一把钥匙,我终于在成年后,用它打开了世界的大门。

而这一切,终会回落至我的笔端,不论它是文学的,还是书法的。